

福建宁化夏坊“游傩”研究

——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调查

张 桃

(厦门大学 海外教育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要:宁化夏坊“游傩”是古代傩文化的一种遗存,是珍贵的原生态文化,也是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夏坊“游傩”无论傩神、面具、法器、道具、仪式还是傩神,处处显示出它的古朴神奇,其文化内涵的魅力体现在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傩祭与庙会相结合,原始宗教与民俗节庆相结合,娱神与娱人相结合。作为一项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宁化夏坊“游傩”具有独特的价值和意义。

关键词:夏坊;游傩;客家;非物质文化遗产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433X(2011)02-0074-05

宁化县位于福建省西北部,与江西省石城县、广昌县毗邻,一向被誉为“客家的摇篮”、“客家的发祥地”、“客家的祖地”。宁化夏坊“游傩”是宁化客家古代傩文化的一种遗留,由福建省宁化县申报并被列入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中。

傩舞,又称“大傩”、“跳傩”,乡间也叫“乡人傩”,通常被认为是古代一种驱疫降福、祈福禳灾、消难纳吉的祭祀仪式。它渊源于上古氏族社会中的图腾信仰,为原始文化信仰的产物,在我国古籍中有记载。《周礼·夏官·方相氏》有:“方相氏狂夫四人”。又载:“方相氏掌蒙熊皮,黄金四目,玄衣朱裳,执戈扬盾,帅百隶而事傩,以索室驱疫。大丧,先柩,及墓,入圹,以戈击四隅,驱方良。”^[1]说的就是以傩驱疫。《周礼译注》解释:“方相氏负责蒙着熊皮,戴着黄金铸造的有四只眼的面具,上身穿着玄衣而下著朱裳,拿着戈举着盾,率领群隶四季行傩法,以搜索室中的疫鬼而加以驱逐。”^[2]祭时,傩师戴上形象狰狞的假面具,口作“傩傩”之声,搜寻各个角落,驱除鬼疫凶邪,祈求一年平安丰收。

一、宁化夏坊“游傩”的概况

夏坊是宁化县东南部的一个行政村,每年正月十三都要举行一次古“游傩”庙会,别具特色,与众不同,被称为“宁化客家游傩”。它来源于古时的傩神祭

祀,是当地人驱邪祈福、保佑平安丰收的一种民俗活动,由来已久。相传在明朝中期,夏坊村吴姓祖先外出经商,商船遭遇洪灾险情,幸得一个打捞上来的箱子镇船相救,幸免于难。原来箱里装的是傩神面具,于是传回了家乡,供奉在自己祖堂,每年祭祀。随着时空的迁延,逐渐演变成“梅山七圣”崇拜,发展成傩祭庆典,从明清时期流传至今。

吴家祖堂是一幢木结构建筑,年代久远,已显陈旧。前进五六米有座“七圣庙”,据传建于清代,庙里的七仙祖师就是传说中的“梅山七圣”:袁洪(白猿)、金大升(水牛)、戴礼(狗)、杨显(羊)、朱子真(大猪)、常昊(长蛇)、吴龙(蜈蚣)。七副傩面分别代表这七种动物精灵,并从吴氏祖堂移到庙宇正中龛内供奉,以红脸的“一圣”居中,其余按先左后右的顺序依次排列。据说这“梅山七圣”十分灵验,可以预卜凶吉,解困消灾,求子治病,无所不能,所以香火旺盛,供果丰富。“七圣”祭祀原来只属吴姓一族,后来扩大到吴、夏、赖三姓,至清末已发展成全村共同参与的庙会。

装扮“七圣”的傩师并非专业傩师,而是按姓氏推荐的七名壮汉,分别由吴姓四人、夏姓二人、赖姓一人组成,这种分配方式好象已成定规,因为它符合夏坊村的大、小姓比例。装傩在吴家祖堂内秘密进行,大门紧闭,红布遮蔽,任何人不得靠近窥探,其仪

收稿日期:2010-12-10

基金项目:福建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宁化客家艺术研究”(2008B116)。

作者简介:张桃(1971—),女,福建省宁化县人,厦门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客家语言与客家文化。

E-mail: tzhang@xmu.edu.cn

式与过程显得格外神秘,不为人所知,也没有人多加议论,甚至曾经参加过装傩的人都三缄其口,只字不提。

正月十二日夜半,选定的“七圣”扮演者先到七圣庙内焚香点烛,迎奉面具,从红脸“一圣”开始,逐一从神龛取下,手捧列队返回吴家祖堂开始装傩,直至天亮。十三日凌晨,七圣庙开始热闹起来,到庙里来上香祭祀的人络绎不绝,供品摆满了神案,香烛插满坛前,庙内的鞭炮声、庙外的土铳声响成一片,室内烟雾笼罩,室外硝烟弥漫。吴氏祖堂门外的晒谷坪里,人山人海,牌子锣鼓敲击着欢快的节奏,唯独祖堂内保持着傩师装神的神秘气氛。待装扮就绪,戴着狰狞面具的“七圣”傩一律头上长角,上身赤裸,头顶、身上还插着锋利的铁锯和尖刀,以一种V型法器固定,鲜血淋漓,形象可怖。“一圣”为红脸、怒目、咧嘴、獠牙,以绿巾扎角、披头,下身着宽松束脚的黄裙,一把红色的锯子斜锯在后脑勺上。“二圣”、“三圣”黑脸、怒目、咧嘴、獠牙,头扎红巾,下着黄裙,头上插着一把砍肉刀。“四圣”、“五圣”黑脸、怒目、吐舌,头扎红巾,下着蓝裙,腹部刺一把利刃,直穿后背。“六圣”、“七圣”也是黑脸、怒目,龇牙咧嘴,头扎红巾,下着蓝裙,左手腕上穿过一把匕首。各个傩神的形象都是祖上传下来的,现在只是按固定的传统模式装扮。

在一片炽热的空气中,随着三通土铳巨响,吴家祖堂的大门突然打开,一个赤裸上身、手执竹鞭、戴着恐怖面具的傩师大步跳了出来,踩着火星飞溅的遍地爆竹往前走去,其他傩师也从硝烟迷雾里依次跳将出来,紧跟其后。“七圣”出门时,都得用事先挂在门口的一面老式梳妆镜和一本旧版通书当空照一遍,口中念动咒语,照完交还主事长者,依旧挂在门边。梳妆镜代表照妖镜,通书代表八卦,遇到这两件法宝,各路凶神恶煞都将落荒而逃。

“七圣”傩神全村巡游,前后三次,然后返庙。傩神之后跟着牌子锣鼓、十棚“古事”(抬着扮历史故事人物的小孩出游)和二三十面彩旗,使巡游队伍更加壮观。凡“七圣”所到之处,家家户户都点燃香烛,摆设供品,爆竹相迎。傩神手中的竹鞭,不停地左右挥舞,鞭打着周遭的一切。谁家建了新房,还会特地进屋搜寻一圈,挥动竹鞭,把隐匿在四处角落的邪煞鬼魅赶走。赴会的村民、信众则纷纷向傩神作揖,祈求竹枝鞭及自己或怀抱的小孩,据说有幸被抽打到的人会有好运气,可以免除疾病灾祸,能保四季平安。远近十里八乡甚至远及清流、明溪等外县的信徒、民

众,也纷纷赶到夏坊来,一则可以探亲访友,观看庙会盛况。二则可以朝拜傩神,亲身接受竹鞭的抽打,以祈一年好运。这就是宁化客家的夏坊古“游傩”,也是夏坊村世代相传的民俗节庆。

二、宁化客家“游傩”的文化探析

宁化客家“游傩”是原生态的民间文化,它存在于客家人的生活之中,记录了客家先民的生活原本,反映了生命的真实进程。作为一种文化事象,与夏坊的民间生态环境长期共存,既保留着一般傩舞的文化共性,又表现出与众不同的宁化客家的个性特征。

(一) 傩神崇拜与祖先崇拜相结合。

傩神起源与原始狩猎、图腾崇拜、巫术意识有密切关系,在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原始宗教的意识形态又是“多神论”,必然导致傩成为宗教文化、民俗文化与艺术文化的融合体。据文献记载,傩在殷墟甲骨文卜辞中已有出现,周代纳入了国家机制,汉唐的宫廷大傩仪式十分隆重,北宋以后朝着娱乐化方向发展。它以调理四时阴阳、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六畜兴旺、国泰民安为主旨,与人民的衣食住行、生产生活密切相关,为丰富百姓的精神世界与文化生活立下了汗马功劳。人们在沿袭傩仪的历史过程中,不断丰富它的内涵,不断融入各地的宗教文化和民俗文化。信仰的神灵不同,祭祀的傩神也不同,同样称傩庙,供奉的傩神却不一样,傩的性质内容变得庞杂而又神秘。夏坊人信奉的是“梅山七圣”,也就是猿猴、猪、羊、狗、牛、长蛇、蜈蚣等七种动物精灵,七圣庙就是傩庙,因为“七圣”在民众心目中能驱邪降福,保佑一方平安,受人崇拜敬为傩神就不足为怪了。

随着人类社会的不断发展,人们对宇宙万物的认识也在不断提高,当人们认识到人的祖先应当是人而不是动物灵或植物灵等异类时,祖先崇拜就取代了图腾崇拜。客家先民由于特殊的流迁经历,各种外来力量的袭扰常常威胁他们的生存,同宗同祖的认同可以增强团结,团结就是力量,力量是异地的立足之本。这就使得他们的血缘意识和宗族观念特别强烈,敬祖穆宗,祖先崇拜尤为盛行。无论哪家姓氏,不管如何源远流长,最后追溯渊源的结果都是历史上的达官显贵,为的也是增强本氏族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夏坊的村民主要有吴、夏、赖诸姓,虽然和睦相处,共同参与“游傩”庙会活动,但傩俗是吴姓祖先传回的,功不可没,红脸的“一圣”老大,巡游时领头在前,必定要由吴姓人充任,其他姓氏不得相争,装扮傩神的人选也得按大小姓比例分配,吴姓居多。说到

底,仍是祖先崇拜。吴姓人因此感到自豪,责无旁贷地承担起大姓的责任,使其他姓氏也齐心协力地参与其中。

“七圣”傩神虽在七圣庙享受香火,“充傩”仪式却在祖堂进行,“游傩”则在全村为民众“驱疫”祈福,这样把傩神崇拜和祖先崇拜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是要把祖先当作神祇一样供奉,让列祖列宗看到子民的兴盛,同享祭祀和节日庆典。这种敬奉先人、孝敬长辈的神化意识,对后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对具体行为有着很好的规范作用,这一点深刻反映了民俗的教化功能^{[3]27}。这种道德教化的结果,也有深化民族意识、健全民族心理的作用。

(二) 傩祭与庙会相结合。

中国民间称傩祭为“充傩”,即充当傩神之意,充当傩神必须戴上象征傩神的面具。巫词云:“不戴面具是凡人,戴了面具是神灵。”但要动用面具,按傩仪古礼是有一定程序的,其基本程序有四:起傩——开箱、出洞、出案;演傩——跳傩、跳魈、跳鬼;驱傩——搜除、扫堂、行靖;圆傩——封箱、封洞、封案。夏坊的“充傩”过程,保持秘而不宣,有否另行祭礼不得而知。照理,“起傩”和“圆傩”的程序不可少,只是繁简问题。“驱傩”是总体仪式的重点,这里以“游傩”的形式来进行。“游”就是游走,以傩神巡游村落贯穿始终,并没有停下来表演,可谓没有“演傩”的环节,只是一路挥舞竹鞭“索室驱疫”,保留了古傩的原生态特征,保留了傩文化的原始韵味。

傩祭风习,自秦汉至唐宋一直沿袭下来,并不断得到发展,通常认为其过程经历了从“傩祭”到“傩舞”再到“傩戏”的三个阶段,至明清两代,逐渐发展成为娱乐性的风俗活动。夏坊“游傩”没有专业或固定的傩师,更没有傩班组织,装扮“七圣”的傩师是由吴、夏、赖三姓青年临时被推荐出来的,因为没有“演傩”剧目,无法设坛表演,所以傩师不用训练就可胜任。法器和道具都异常简单,主要的就是傩神的竹鞭。乐器和音乐则借助“牌子锣鼓”。虽说“游傩”也略有“舞”的成分,巡游出门时的一跳,冒着爆竹的烟火,一个紧接一个,犹如天将下凡一般,着实引人注目。但就总体而言,整个过程显得较为原始古拙,很少人为加工的痕迹,应该还只能算是从“傩祭”向“傩舞”发展的初始阶段。

如此简单的“傩祭”仪式,怎么会成为庙会的主要内容呢?据调查,这里的“梅山七圣”崇拜早就形成,关于“七圣”神威、灵验的传说故事早已闻名遐迩,内容包括求子、治病、消灾、解困,预卜凶吉,几乎

有求必应,神乎其神,村民对“七圣”充满崇敬和畏惧心理。七圣庙香客满门,香火鼎盛。而吴姓祖先传回傩面具后,因其保佑了一船人的平安而被敬奉,每年致祭,但却不知是何方神圣。后来经乩师降神指点,得知是可以驱邪降福的图腾神灵,与村人崇拜的“七圣”神灵是同类的神祇,完全可以合二为一,于是傩面具由“七圣”各得其一,装神出游,兴起庙会,傩神由此诞生。这样,“傩祭”属于庙会,庙会以“游傩”禳神,二者紧密相关。而以傩“游”代替傩“舞”,可以名符其实地“索室驱疫”,全村家家受惠,而且傩师“充傩”巡游比抬神像出游更具特色,也更具观赏性。

(三) 原始宗教与民俗节庆相结合。

傩是上古时期的原始宗教,是人类最早发挥自身的精神力量,使用巫术手段向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索取起码的生活条件,在傩祭仪式中借助神灵的威力,驱除自然灾害(如旱涝火虫等)和人体灾害(如瘟疫疾病),以拓展生存空间的产物。因为它迎合了人们祈福求安的普遍心理趋向,所以影响广泛,发展较快。随着农耕文明的进步,人们已不满足于对神灵讨好卖乖的“傩祭”,“傩舞”、“傩戏”等娱乐化形式陆续产生并成为发展方向。夏坊“游傩”秉承了傩舞的基本功能——“充傩”以“驱疫”,但“舞”的成分不多,尚在发展的初始阶段。夏坊古傩自明朝中叶传入算起,至少也有四五百年的历史,为何没有进一步的表现?笔者认为,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和偏远闭塞的地理位置有关。宁化地处闽西北的武夷山麓,与周边各县崇山阻隔,与傩俗较盛的江西只有站岭隘一个口子可通,交通较为不便。夏坊原是宁化东南部边穷山村,以农耕为本,几乎与外界隔绝。封闭式的地理历史,使内外文化很难有横向交流的机会,外来影响甚微,逐渐形成保守观念,喜欢沿袭旧制。二是客家先民辗转迁徙、颠沛流离的移民生活,造成了特别强烈的祈福求安心理。只要这一点定格下来,其他都是次要的。夏坊的傩神信仰传入后,即与“七圣”崇拜并轨,以“游傩”“驱疫”为庙会的活动内容。而庙会是在规定的日子举行迎神赛会,自然也成了当地传统的民俗节日,届时亲友盈门,热闹非凡。这种民众节日的庆典仪式和内容一经人们认可,就有一种约定俗成、不成文法的约束力,年年照办,代代相传。这正好注解了民俗的稳定性与变异性特点^{[3]17}。

基于上述两点原因,夏坊“游傩”至今还是“游傩”,保持了这一古老信仰的原真性,可以说,这是宁化客家原生态文化的活化石。但是话说回来,夏坊“游傩”之所以至今还是“游傩”,也有可能是客家人

认定的另一条路子。因为客家人筚路蓝缕,创业维艰,物质上以温饱为需求,精神上以安稳为目标,只求效益,不图奢华。作为原始宗教的乡傩,能够“驱逐疫鬼”、保佑平安,就已达到目的,至于表演形式,是傩“游”还是傩“戏”,各有千秋,也不重要。“游傩”无需戏台,场面大,范围广,观众多,气氛浓,人神可以互动,民众直接参与其中,祈求傩神竹鞭抽打的热烈情景往往把活动推向高潮。这与民俗节日结合在一起,既使民众祈福求安的心理得到极大的满足,又使民俗节日增加了独特的喜庆与欢乐。

(四) 娱神与娱人相结合。

祭祀本是娱神之举。早在春秋时期,屈原在《九歌》里就作过详细的描述,大体意思是在祭神时,日子要选最吉利的,时辰要选最良好的,剑要用最长的(长剑是当时难得的奢侈品),剑珥要美玉的,法器要有金玉声的,神殿的席子要用瑶草的,宫室要雕梁画栋的,美味佳肴要用香草蒸过的,祭品要用芳草铺垫,饮品要桂酒椒浆。乐队要高水平的,巫女要最美丽的,衣服要最漂亮的,歌舞要丰富多彩的,神灵才会“欣欣兮乐康”^[4]。总之,要把人间的衣、食、住和玩乐等一切最美好的东西献给神灵,使神灵高兴,不与平民众生为难,保佑他们安康。客家先民一路流迁,遭遇很多苦难,深怕触怒神灵,又降灾祸。在夏坊的“七圣”崇拜中,也表现出同样的心态,为之建庙,为之朝拜,平时香火侍候,庙会请神出游,祭奉的虔心,仪式的隆重,无不取悦“七圣”。在庙会前后,七圣庙还由正月十一下午开始演戏,持续到十六日结束,为时六天。但在娱神的同时,夏坊“游傩”也表现出许多娱人之处。在平时文化生活贫乏的偏僻山村,筹办庙会本身就有较多的娱人因素,使终日忙于农务的村民和亲朋好友有机会欢聚一堂,加强往来,亲情得以交流,友谊得以凝聚,精神得以放松。在庙会上以“充傩”巡游替代通常的抬神像出游,以“游傩”“驱疫”替代“傩舞”、“傩戏”表演,显得与众不同,别具一格。而傩神的狰狞面具、冷冽寒风中的赤膊上阵,更使人怦然心惊。民众的神秘感和好奇心驱动着参与的热情,其观众之多,情绪之高,营造气氛之热烈,取得效果之显著,恐是同类庙会所难以媲美的。尤其难得一见的是人和神之间竟然可以互动,观众争先恐后乞求“七圣”竹鞭抽打自身以祈好运的热闹场面,沿途随处可见。已经人格化的傩神故意将手中挥舞的竹鞭时轻时重,挨到轻的还想再来,挨到重的抱头鼠窜。生活得意的受到鼓舞,处于失意的得到抚慰,人人都感到身心愉悦,这无疑有益于人们的健康。在宗教意

识日趋淡薄的今天,可以说“娱神”已成虚,“娱人”才是实。

三、宁化客家“游傩”的独特价值

宁化客家“游傩”是古代傩文化的一种遗存,是珍贵的原生态文化,也是福建省第三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为夏坊所独有。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原生态文化是人类文化之根,遗产的价值和意义是无穷的,越是民族性的东西,就越有开发的价值。

夏坊“游傩”,尚处于从“傩祭”向“傩舞”发展的初始阶段,它有沿袭古礼的地方,诸如头戴面具、“赤帻”(红头巾),手执法器,“索室驱疫”等,也有许多不解之谜,比如傩神上身赤裸、刀锯扎身是怎么回事?源出何处?手持竹鞭有什么依据?为何装傩要严守秘密?到底隐藏了什么秘密?在许多地方的傩俗渐濒危亡的情况下,夏坊“游傩”仍显生机,原因何在?对此进行深入调查和分析研究,探求其特点与社会功能,揭示其发生、发展、传承、演变的规律,对人生的启迪和社会的发展都将产生积极作用。

傩是从巫文化中蜕变出来的有特定含义的巫文化,也是一种原始宗教信仰,夏坊“游傩”则是原始宗教仪式的再现。原始宗教的主旨是异常美好的,从驱鬼逐疫到祈求人丁繁衍,祈祷农业丰收,再到祈福、纳吉、求财、兴旺等仪式活动的诸多内容,无不有利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益于人们的身心健康。宗教信仰的约束力也是异常巨大的,在无法可依的历史长河中,社会秩序的稳定与维持,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人们精神上的信仰。研究宗教对心理影响的客观规律,研究信仰对行为规范的潜在法则,对解决今天的道德和法律问题,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和不容忽视的现实意义。

傩面具是傩文化的象征符号,在傩仪中是傩神的载体,傩神的庞杂导致载体的面貌各异。傩面具来源于远古先民的纹面,是纹面的再度夸张。“它的基本特征,也就是与普通面具的区别是,蕴含着浓郁的巫术意识、原始宗教色彩,并具有驱鬼逐疫、禳灾祛邪的功能。”^{[5]127-128}夏坊的傩神面具,现存的共有七七个,除一个红脸外,其余皆为黑脸。三个长獠牙,两个是歪嘴,还有两个舌头伸至下巴。一个个浓眉倒竖,怒目圆瞪,表情严肃,形象可怖。“先民有一种简单的逻辑推想:要想赶跑、震慑住恶鬼,就必须比恶鬼更凶恶。因之驱傩面具都是狰狞、恐怖的形象,而绝少平静、温和的面容。”^{[5]128}这既增加了自我狞戾与异状变形后的神秘感,增加了对疫鬼的威慑力,又给人

以另类美的享受。从民间美术的角度看,夏坊傩面具外形的塑造和色彩的渲染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造型上古朴浑厚,粗犷奇异,色彩上浓墨重彩,大俗大雅,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独特的审美情趣,表现了民间艺人精湛的塑造工艺和大胆的创作精神,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四、结语

当今社会,人们高度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巫傩文化逐渐成为热门话题。对于傩文化研究的重要性,林河在《中国巫傩史》中有一段精辟的论述:从宏观角度来说,能够统治中国达四千年的圣贤文化和影响中国达一万年的傩文化,都是世界上独一

无二的长寿文化。今日世界上的先进文化,也不知能否维持这么长的寿命。因此,中国的圣贤文化与傩文化,可以说是人类文化中难得的历史宝鉴,从中不知可以学到多少宝贵的经验与沉痛的教训!要想了解未来,必须懂得过去,只有研究好过去,才能设计好未来。以前,我们只看到了显性的圣贤文化,而完全忽视了隐性的傩文化。只单一地从圣贤文化中去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必将带来片面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必须补上“傩文化研究”这一课的理由^[6]。这段文字从更深层面揭示了傩文化研究的价值和意义。

参考文献:

- [1] [汉]郑玄注. [唐]贾公彥疏. 周礼注疏:卷三十一[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547.
- [2] 杨天宇. 周礼译注[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4:451.
- [3] 钟敬文. 民俗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8:27.
- [4] 洪兴祖. 楚辞补注[M]. 北京:中华书局, 2002:56.
- [5] 曲六乙, 钱茀. 东方傩文化概论[M]. 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6.
- [6] 林河. 中国巫傩史:中华文明基因初探[M]. 广州:花城出版社, 2001:357.

(责任编辑 王 平)